

Baselworld 的衰落與終結

Dr Alexander Ressos, TEP
Attorney-at-Law (Switzerland), Solicitor (Hong Kong),
Solicitor (England & Wales)

自 2010 年代中期起，這一風險成為現實。2012 年至 2014 年的中國反腐運動縮小了奢侈品禮品市場，此後鐘錶業面臨需求下滑；而 2015 年 1 月最低匯率機制終結後的瑞士法郎走強又擠壓了利潤空間。零售商抱怨前往巴塞爾的差旅成本以及在展會週期間飆升至離譜水平的酒店價格。參展商則抱怨展位面積的價格和主辦方的僵化。觀眾人數和參展商數量逐年下降。與此同時，數字渠道和麵向消費者的直銷削弱了與零售商年度會面的重要性。¹

決定性的打擊出現在 2018 年。瑞士最大的鐘表製造商斯沃琪集團（Swatch Group）宣佈自 2019 年起不再參加巴塞爾鐘錶展（Baselworld），理由是參展成本及其旗下品牌需求的變化。主辦方以改革、降價和組建新管理團隊作為回應，但 2019 年那一屆的規模明顯小於以往各屆。2020 年 4 月，疫情期間，Rolex、Patek Philippe、Chanel、Chopard 和 Tudor 宣佈退出巴塞爾鐘錶展，與歷峰集團（Richemont）旗下品牌一道加入日內瓦的一個新展會。這一新展會，即日內瓦鐘錶與奇蹟展（Watches and Wonders Geneva），是在日內瓦國際高級鐘錶沙龍（Salon International de la Haute Horlogerie）的基礎上建立的，該沙龍自 1991 年起由歷峰集團在日內瓦舉辦。²

2020 年那一屆因疫情取消後，MCH Group 停辦了巴塞爾鐘錶展。以不同名稱和理念推出新平台取而代之的嘗試未能獲得業界支持，最終被放棄。此後，鐘錶與奇蹟展每年春季在日內瓦 Palexpo 舉行，並已成為全球領先的鐘表展會。A 部分追溯至十五世紀集市的巴塞爾與日內瓦之爭，就這樣在二十一世紀以相反的結局告終。十五世紀，恰在巴塞爾獲得特許狀之時，日內瓦將其集市輸給了里昂。二十一世紀，巴塞爾則將其鐘錶展輸給了日內瓦。關於日內瓦的姊妹卷從新東道主的視角描述了這一展會。³

巴塞爾鐘錶展的終結提供了若干教訓。如果最重要的參展商認為展會服務於主辦方甚於服務於它們，展會就無法存續。參展商的集中造就了一種可能反過來對主辦方不利的談判地位，因為寥寥幾個品牌就能帶動整個行業遷移。在景氣年份看似由需求支撐的漲價，可能會激起在不景氣年份被記起的怨恨。展會的所在地不能僅靠傳統來守護。日內瓦為鐘錶品牌提供了規模更小、更具排他性的形式，一個更靠近眾多品牌總部的地點，以及一種由行業自身通過基金會掌控活動的治理結構。巴塞爾提供的則是一家上市公司經營的大型商業展會。當業界作出選擇時，它選擇了掌控權。⁴

1 註釋

1. 關於 2015 年後巴塞爾鐘錶展的衰落，包括參展商和觀眾數量的下降、對價格和酒店成本的抱怨，以及中國反腐運動和瑞士法郎走強的影響，見 MCH Group 年度報告（2016–2019 年）以及財經和行業媒體。數字有待核實。
2. 關於斯沃琪集團於 2018 年宣佈退出巴塞爾鐘錶展，Rolex、Patek Philippe、Chanel、Chopard 和 Tudor 於 2020 年 4 月宣佈轉往日內瓦，以及日內瓦鐘錶與奇蹟展由日內瓦國際高級鐘錶沙龍（SIHH，始於 1991 年）發展而來，見相關公司及高級鐘錶基

金會（Fondation de la Haute Horlogerie）的新聞稿。日期有待核實。

3. 關於巴塞爾鐘錶展在 2020 年那一屆取消後停辦、失敗的後繼項目（HourUniverse），以及日內瓦鐘錶與奇蹟展在 Palexpo 確立為領先鐘錶展會，見 MCH Group 和高級鐘錶基金會的新聞稿。現狀有待核實。
4. 關於巴塞爾鐘錶展（由一家上市展會公司主辦）與日內瓦鐘錶與奇蹟展（由與參展品牌相關聯的高級鐘錶基金會主辦）在治理上的差異，見該基金會的出版物以及行業媒體的分析。有待核實。

僅供一般參考。本文不構成法律或稅務意見，不能取代針對個別情況的專業意見，亦不建立律師與客戶關係。本文反映截至 2026 年 9 月的法律狀況。

網上版本：hk.helveticaregister.com/basel-the-decline-and-end-of-baselworld